

“私人经验的社会化”：安妮·埃尔诺自传体写作的范式突破

汪奕君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杭州

【摘要】安妮·埃尔诺的自传体写作开创了个人叙事与社会诊断交融的新范式。通过堕胎、分娩、消费体验等边缘化身体经验的临床式书写，她将女性私密创伤转化为解码性别压迫的政治文本。在《事件》《羞耻》等作品中，埃尔诺构建了双重叙事语法：一方面以医疗档案般的精确记录身体规训（非法堕胎的器械暴力、分娩台的系统性物化），揭露权力机制对女性身体的制度化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对广告商品、家庭物件的符号学解构，揭示消费主义与阶级区隔如何渗透日常生活。这种写作颠覆了传统自传的私人性，将个人记忆升华为平民史诗的微观档案，在身体经验的社会转译与日常物的社会学诗学中，完成了对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

【关键词】安妮·埃尔诺；女性自传；身体政治；社会体写作；阶级符码；消费主义批判

【收稿日期】2025 年 2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3 月 14 日

【DOI】10.12208/j.ssr.20250091

"Socialization of Private Experience": Paradigm breakthrough of Anne Erno'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Yijun Wang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Abstract】Annie Ernaux'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pioneers a new paradigm that intertwines personal narrative with social diagnosis. Through clinical documentation of marginalized bodily experiences such as abortion, childbirth, and consumer rituals, she transforms women's private trauma into political texts decoding gender oppression. In works like "Happening" and "Shame", Ernaux constructs a dual narrative grammar: on one hand, she employs medical archival precision to record bodily discipline (instrumental violence in illegal abortions, systemic objectification on delivery beds), exposing institutionalized control mechanisms over female bodies;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semiotic deconstruction of advertising commodities and domestic objects, she reveals how consumerism and class distinctions permeate daily life. This writing subverts the privacy of traditional autobiography, elevating personal memory into microscopic archives of proletarian epic poetry, accomplishing dual critique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through social translation of bodily experiences and sociological poetics of everyday objects.

【Keywords】Annie Ernaux; Female Autobiography; Body Politics; Sociographic Writing; Class Semiotics; Consumerism Critique

安妮·埃尔诺的自传体写作，始终在个体生命与社会历史的交汇处展开。她摒弃传统自传对私人经验的封闭式书写，转而将堕胎、更年期、阶级跃迁等“边缘化”的身体与生活细节，置于法国社会变迁的显微镜下。在巴尔扎克这类作家以男性视角构建的“人间喜剧”中，历史由英雄与金钱逻辑书写；而埃尔诺以女性之笔解剖厨房、诊所、杂货店里的尘埃与疼痛，让被遗忘的工人、主妇、堕胎女性的经验成为重构历史的基石。这种写作不是对生活的复刻，而是一场将私人伤口转

化为公共诊断的社会实验。

为实现这种转化，埃尔诺发展出独特的叙事语法：一方面，她以近乎临床记录的方式呈现身体感受，使经血、皱纹、医疗器械等“不洁”意象成为解码性别压迫的符号；

另一方面，她通过旧衣服、家庭相册、售卖机里的商品等日常物品的考古学拼贴，揭示消费主义与阶级区隔如何渗透进最私密的家庭空间。当传统自传仍在为“真实自我”辩护时，埃尔诺已用文字搭建起一座

作者简介：汪奕君（1999-）女，汉族，江西上饶，硕士研究生，杭州师范大学，文艺学方向。

平民记忆的档案馆——这里的每一份“个人史料”，都在为沉默的大多数作证。

1 身体经验的社会转译：女性创伤的集体编码

在《事件》中，埃尔诺以近乎解剖学的精确笔触，撕开了1960年代法国堕胎禁令下女性身体的创口。她详细记录了非法堕胎的野蛮细节：胎儿在宿舍流出后“脐带悬挂在体外”的生理剧痛和室友颤抖着剪断脐带的手，将织毛衣针插入阴道时“痛到不得不放弃后绝望的痛哭”，黑诊所里冒牌医生要求“用顶针在子宫内壁刮蹭”的荒诞指令。这些血淋淋的个体遭遇，实则是权力机制对女性身体的制度化暴力——当国家通过法律将堕胎污名化为“犯罪”，医疗体系便成为规训工具：正规医院拒绝救治，迫使女性沦为地下诊所中痛苦的呻吟者。埃尔诺刻意模糊“我”与“她们”的界限，在描述自己流血的同时，穿插其他女孩在经历秘密堕胎时的痛苦经历：“某位离了婚的女性跟我说，斯特拉斯堡的医生帮她堕掉了孩子，但并没有透露细节，只是说：‘真的太痛了，我的双手几乎紧紧嵌进了洗手池里。’”；“B的妻子曾经在两年或三年前做过一次堕胎手术。‘她还差点死在上面。’”；“其中一个女人讲到某个住在阁楼的女孩流产的事情。‘她整夜都在呻吟’”。^[1]这使《事件》超越自传范畴，成为一代女性被迫用血肉之躯对抗国家暴力的集体档案。

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指出，权力通过将性还原到语言层面实施控制^[2]。埃尔诺的文本恰恰揭露了这种控制的双重运作：一方面，1960年代的公共话语将堕胎女性污名为“妓女”“罪人”，通过道德审判将她们驱逐出合法医疗系统；另一方面，国家以“保护生命”为名，将妇科检查台异化为刑讯工具——文中冰冷的扩阴器、医生手套上的血污，皆是权力对女性身体实施“合法伤害”的物证。这种“疼痛政治学”迫使女性在自我毁灭（黑诊所）与道德毁灭（社会羞辱）间选择，女性的子宫里装着整个社会的耻感。

1975年《堕胎法》的通过，在埃尔诺的书写中不仅是法律条文的改写，更是权力话语的颠覆。她敏锐捕捉到法案背后知识结构的剧变：当心理咨询取代道德审判成为堕胎前置程序，医学话语从规训工具转为赋权媒介——女性首次被承认为“身体主权者”。埃尔诺利用社会体自传的写作方式将个人堕胎日记与法案文本并置：前者记录血肉模糊的私密创伤，后者宣告“女性有权决定终止妊娠”。这种并置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1975年前每一道非法堕胎的伤口，都是刺向父权制铁幕的匕首，而法律的进步恰恰建立在无数女性用

身体撞开历史的代价之上。正如福柯所言，权力在压制处生产反抗——埃尔诺的文本正是以痛感为墨，书写了一部女性夺回身体解释权的斗争史。

埃尔诺的写作始终在个体经验与集体命运的交界处游走。当她描述出孕吐时煮沸牛奶的气味让胃袋抽搐，“早晨煮沸的牛奶的气味让我胃里翻江倒海，很多食物在嘴里都变味了……我感到自己四分五裂，乏软无力”，这不仅是她个人的生理反应，更是无数女性在妊娠期被迫吞咽社会期待的隐喻——她们被要求为胎儿健康压抑身体的反抗，成为沉默的营养容器。她在分娩台上记录自己排泄物与羊水、经血混杂展现在一群人面前，也绝非孤立事件：医生对会阴撕裂的冷漠暴露了医疗系统对女性身体的系统性物化，而产房里那种被十几双眼睛凝视的羞耻则复刻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生育的规训仪式。“水、血、粪便，在所有人面前扩张的性器官……医生对我嘟囔，会阴撕裂了”，^[3]埃尔诺的笔触像一面棱镜，将一束个人疼痛折射成千万女性的共同光谱。哺乳时对婴儿用牙龈碾磨乳头，把乳房吸成皱瘪空囊的细节描绘，指向母乳喂养背后的社会暴力——工人阶级女性因无力购买吸奶器而承受身体损耗，中产女性则被困在“母乳至上”的道德绑架中忍受痛苦和恐惧。“咬紧牙床，像贪婪的吸盘一样吸空我的乳房时，我从未能克服恐惧”，无论是乳头皴裂的疼痛，还是夜间的涨奶与失眠，这些被归为“母亲义务”的私密创伤，实则是社会强加给所有女性的生理税赋。在描述产后因为激素产生的束缚窒息般的孤独情绪时，埃尔诺刻意模糊了“我”与“她们”的界限。当她感叹自己不再是作家、教师或妻子，只是一具哺乳机器时，这不仅是个人身份的消解，更是母职制度对女性社会角色的系统性抹除。激素波动被简化为医学解释，却掩盖了更深层的压迫：社会要求女性在成为母亲的瞬间，割让姓名、职业与主体性，而“产后抑郁”不过是这种暴力剥夺的生理显影。埃尔诺以临床记录般的精确，揭露了社会对母亲疼痛的双重标准：当一位农妇因哺乳患上乳腺炎，她的痛苦被视为“理所当然”；当一位知识女性因涨奶而哭泣，她的脆弱被指责为“矫情”。这种差异背后，是阶级与性别交织的压迫机制——但无论是底层女工还是中产主妇，她们的伤口都源自同一把“母性神话”的刀。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权力通过将痛苦私有化维持统治。埃尔诺的反抗恰恰在于将私密伤口公开展示，当她描述女性分娩时护垫上那些腥臭的混合物时，那些被社会斥为“肮脏”“羞耻”的身体经验，瞬间转化为公共批判的武

器。这种写作不是自我暴露，而是把个人病历档案变成集体诉讼的证据。

埃尔诺用个人经历串联世代女性的命运：社会营造的伟大、光荣、正确的母性神话背后，隐藏着女工在流水线上隐瞒孕情的颤抖、农妇在田间分娩的血污、知识女性在学术会议上漏奶的羞耻……当读者在这些文字中看见自己的母亲、姐妹或女儿，个体的疼痛便汇成一道刺向制度性压迫的洪流——原来“我”的孤独，是千万人的孤独。

2 物的社会学诗学：平民史诗的微观档案

安妮·埃尔诺的写作如同一台精密的社会显微镜，将日常生活的琐碎之物（从暗褐色的相片到女性杂志广告）转化为解剖性别与阶级结构的标本^[4]。她以近乎民族志的冷静笔触，揭示了女性行为规范与社会身份如何被物象悄无声息地编码。在埃尔诺的平民史诗中，物的沉默叙事远比宏大历史更直指本质——它们是被社会权力注入意义的容器，是无数女性在时代褶皱中挣扎的无声证词。

在埃尔诺的文本中，有许多描写广告的语言，因为“一些与人关系密切之物，如服饰、饮食和住宅等，往往携带着多种复杂微妙的意义”^[5]，所以书中的广告也并非简单的时代布景，而是编织性别规范的无形之网。20世纪法国女性杂志广告，以“纤细腰肢”“优雅谈吐”为标签，将“理想女性”形象标准化。《一个女人》中，少女埃尔诺凝视电视里穿有珍珠饰物的丝绸套装，衣着考究的模特，对比印象里母亲那陈旧的、不美观的围裙，第一次意识到“美”被社会赋予了阶级密码——广告中的“优雅”实则是资产阶级文化资本的展演，而工人阶级女性的“粗粝”则被贬为不合时宜。这种视觉暴力迫使女性通过模仿广告形象完成自我规训：埃尔诺省下午餐钱购买廉价口红，试图用红润的嘴唇掩盖工人家庭的出身，却始终困在“模仿者”的羞耻中。广告在此不仅是欲望的诱饵，更是社会权力。

在战后法国消费主义勃兴的历史语境中，安妮·埃尔诺通过对《时尚》杂志广告的文学转译，构建出独特的物的社会学诗学。“好像就是在这个夏天我开始玩‘理想一日’的游戏的。我根据《时尚》杂志——因为刊登在它上面的广告最多——在读完上面的小说连载还有其他的几个栏目以后，我便开始玩我的游戏。我想象自己是一个美丽的少女，独自一人生活在一座宽敞漂亮的大房子里（有时也会有变化，如一个人住在巴黎的一间屋子里），我总是根据报刊杂志上广告宣传的产品来想象设计自己的形象，如：美丽的牙齿（根据吉博

牙膏的广告）肉嘟嘟的红唇（根据奇士美的广告），苗条的身材（根据广告中的紧身褙衣）等等。我屋里的家具皆来自巴贝斯家具店，我上学的学校是毕业后找工作最好的学校，我吃的食品也是那些广告宣传过的好产品：如面包，阿斯塔奶油。我根据报刊上刊登的广告产品来想象着自己的形象并从中获得很大的乐趣。在游戏中我每天都有新的发现，然后悠然自得地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勾画着理想的一天。譬如：自己是睡在一张莱维旦床上，吃着巴尼亚早餐，用维达班特梳子梳理着我耀眼的头发，以函授的方式学习护理和社会救助课等等。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过去了，广告不断更新，我的游戏也翻着花样，而我的玩游戏时的想象与读小说时所激发的想象完全不同，这种想象非常活跃，不可遏止。我用实际存在的东西来想象制造未来，但同时也会令人失望，因为我从来没有能够勾画我理想中的一整天的形象。这是我个人的秘密活动，没有名称，而且我也从未想到过有其他的人会玩和我同样的游戏。”^[6]在《羞耻》中，少女埃尔诺将吉博牙膏、巴贝斯家具、阿斯塔奶油等商品符号进行跨阶层的想象性拼贴，暴露出广告作为布尔迪厄所指认的“符号暴力”运作机制——这些经过精心编排的消费符码，通过《时尚》杂志的中介作用，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转化为可复制的文化资本模板。在消费主义语境下，她误将物的符号价值等同于阶级跃升的通行证，却忽视了布尔迪厄揭示的残酷现实——中产阶层的文化密码需通过家庭教养、教育背景与社交惯习的长期浸染才能习得^[7]。这种通过拼贴商品符号建构身份认同的尝试，恰暴露布尔迪厄所言“阶级习性”的不可通约性：床与梳子作为物质载体，在工人家庭仅具实用功能，而在广告建构的中产图景中却成为区隔阶层的文化图腾。当工人阶层的少女试图通过“莱维旦床”与“维达班特梳子”的符号组合虚构中产身份时，物的区隔功能反而强化了社会位置的不可通约性，这种通过消费实现身份僭越的失败，构成了德塞托所谓“弱者的反规训”在性别维度上的变奏——少女不仅要对抗阶级壁垒，还需承受广告强加的性别规训^[8]。她试图用消费符号改写阶级命运的“战术”，最终沦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合谋的性别化陷阱。

值得注意的是，广告文本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呈现出福柯《规训与惩罚》中“环形监狱”的变体：女性无需外在强制，便自觉将社会审美标准内化为自我审查机制。吉博牙膏广告中“美丽牙齿”的承诺，实质是将口腔卫生异化为身体管理的起点；而紧身褙衣的塑形功能，则使女性身体成为福柯所言“驯顺的肉体”。更

精妙的是，“护理和社会救助课”的函授教育构成知识权力与消费主义的共谋——它将护理技能塑造为“天然”的女性天职，同时将知识获取包装成提升婚恋市场竞争力的投资。这种“物质基础（商品消费）+ 知识体系（职业技能）”的双重规训，暴露出父权制通过资本主义物化女性主体的深层机制：不仅要求女性身体符合欲望客体标准，更需其掌握服务他者（护理）的“柔性技能”，从而完成从生理到社会角色的全面性别化建构。从牙齿美白到身材管理，商品的使用指南将社会审美标准转化为自我监控技术，而“护理和社会救助课”的函授教育作为隐蔽的文化资本积累，暗示着女性气质的塑造需要物质基础与知识体系的共谋。

埃尔诺的独特贡献在于，她将自传体写作转化为消费社会的民族志记录。那些被主流历史叙事忽视的平民生活痕迹，在广告商品的物质褶皱中获得了史诗性的重构——巴尼亚早餐的包装纹理、紧身裙衣的车线走向、家具目录的印刷油墨，共同构成 1970 年代法国社会转型期的微观档案。这种书写策略既延续了左拉自然主义对物体系的观察传统，又通过自传体的私人透镜，将商品从功能性存在转化为布尔乔亚幻象的棱镜。当少女在“理想一日”游戏中不断拆解重组广告碎片时，物的符号价值彻底覆盖了使用价值，这正是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揭示的物体系异化本质：广告通过制造永恒的欲望循环，将主体囚禁在“景观社会”的镜像迷宫中。而游戏始终无法完成的“理想一整天”，恰如拉康理论中永远滑动的能指，暴露出消费主义承诺的完满性不过是德波所指认的景观幻象。

这种将私人经验社会化书写的尝试，构成埃尔诺对自传体文学范式的革命性突破。当普鲁斯特通过玛德莱娜蛋糕唤醒个体记忆的绵延时，埃尔诺笔下的“莱维且床”却成为集体无意识的解剖标本——在消费主义的询唤机制下，物的物质性被彻底掏空，蜕变为阶级

身份与性别规训的双重能指。作者以人类学家的精确与诗人的敏锐，将这些日常生活的商品碎片锻造成社会结构的诊断工具，使得自传体写作突破个人私密性的疆界，升华为记录平民精神史诗的社会学诗学。这种写作伦理呼应了巴特对“作者之死”的宣告，将个体经验转化为可供集体解码的文化文本，最终在物的星丛中折射出整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光谱。

参考文献

- [1] [法]安妮·埃尔诺:《事件》,甘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58页.
- [2] 向兰芳:《性:权力批判与伦理建构》,硕士学位论文,湖北大学外国哲学专业,2012年.
- [3] [法]安妮·埃尔诺:《简单的激情》,袁筱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76页.
- [4] 傅修延:《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物叙事与意义世界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 [5] [法]安妮·埃尔诺:《写作是一把刀》,栾颖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24页.
- [6] [法]安妮·埃尔诺:《羞耻》,郭玉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04页.
- [7] Bourdieu, Pierre, “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istence Of Group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2, 1987, pp. 1 - 17.
- [8] 于福华:《一种诗意的抵抗景观——浅析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作家天地》2022年第24期.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